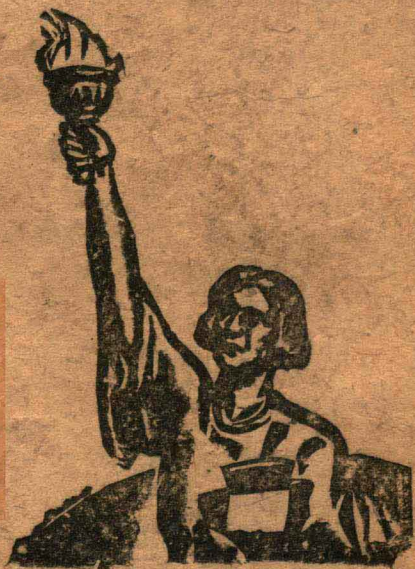


種三第書叢小喊吶

信 號

著 吾 健 李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種三第書叢小喊吶

信

號

著 吾 健 李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再版

實價二元二角

吶喊小叢書第三種

信

號

著者 李健吾

發行者 吳文林

重慶沙坪壩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人物：

父 維新的遺老，年將六十。

女 二十上下的大學生。

長子 現任官員，年約三十餘。

次子 新聞記者，年約二十五六。

其未婚妻 大學生，服務報館，年約二十三四。

男學友 甲，乙，丙，丁，戊，五人。

女學友 甲，乙，丙，丁，戊，五人。

老管家

男僕

時間：

第一幕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左右。

第二幕 次日下午三時左右。

第三幕 一週後某日下午二時左右。

地點：

北平。

佈景：

一間寬闊富麗的客廳。壁上懸着中國字畫，桌椅大半是西式的。正中向外爲大窗，有窗帷。左側近臺口有一門，通內室；右側偏內有一門，達外院。

第一幕

凡花瓶都點綴着一簇鮮花。另外還有幾個

花籃。老管家幫同男僕配置器具。

第一場

老管家，男僕。

老管家 呵，看這茶碟子上還沾着什麼東西！

男僕 是嗎？

老管家 是嗎？嘻嘻，你幹活兒有這麼輕易嗎？如

今這世道！嘻嘻，我沒有見過你們這種底下人，從前主子不用嘻嘻氣，件件事做得粉脆。是嗎？

嘻嘻。

男僕 那是她們揩的。

老管家 那是她們揩的！嘻嘻，我聽夠了這個。推

諉起來，比風車還轉得快。（坐下。）這椅子倒

舒服！記得我那時節，那時我還年輕，做了錯事，

馬上應了下來，罵自己一句：小的該死。如今不

然了。底下人做了錯事，你問他，他回你一句：是

嗎？你再問他，他再回你一句：那是她們。

男僕 你要底下人怎麼樣？

老管家 我要底下人怎麼樣？我還要問你哪！記

得我那時節，見了大管家，遠遠就迎着站了起

來，要是他騎着馬，趕急小跑到馬前，接下他來，

然後必恭必敬問一句：大爺好，您辛苦啦！如今

什麼威儀也沒有了。底下人也少了。什麼規矩

也沒有了。

男僕 好日子可惜都過去了。

老管家 過去了，唉，唉，到了我當管家，什麼也沒

有經到，只有太太那次出殯，還算熱鬧，儀仗扯了一街，各大商號還送了些祭棚，也就是太太那樣仁德，才有那種排場。單說唸經，就好幾臺都過去了，唉，大爺到東洋進學，中了狀元，不回來，却娶了一位東洋少奶奶。家裏什麼也沒有，經見，就跟沒有這回事一樣。大爺後來回來了，家却安在奉天。

男僕 好在大爺常到北平來看望。

老管家 北平，我不歡喜北平這個名子。什麼都改了，連北平兩個字都不願年輕人的眼。說是來看望，那位東洋大奶奶一國都沒有來過，還是那年添孫少爺，老爺自己到奉天看了一趟。男僕 大爺這回到北平真叫忙，剛才我走大爺房裏過，看他在收拾箱子，像是就要回奉天去。老管家 不知他成天忙些什麼！如今作官一點

沒有意思，出門上路，連個底下人也不帶。真是人家說的，國窮了，官也窮了。還是老爺有見識，索興不作官。遇見事，自然有人上門來求。

第二場

老管家，男僕，女（唱着，捧着一簇玫瑰。）

女 嘿，嘿，還沒有擺完嗎？快些罷。客人們都快來了。

男僕 完了。（下）

女 我這捧玫瑰擺到那兒好呢？

老管家（趕立） 呵，小姐！

女 你看這些玫瑰紅得多好看呀！老頭子真會享福，坐到那兒我還以為誰哪，原來老頭子你看，花瓶都滿了，那兒再找一個瓶子呢？老管家 小姐就愛花，紅紅的，是好看。

女 我的書棹子上倒有一個瓶子，你給我取來好不好？

老管家 我不去。往那兒放呢？這屋子倒成了一座花窖。

女 可是我這捧玫瑰怎麼辦呢？你評一評，是不是比那些花兒都好看？而且玫瑰花象徵愛情，老頭子，再有意義沒有。

老管家 小姐不愛哪一瓶子的花，換下來好了。反正都是小姐自己挑的。

女（神祕地笑）不換了，不換了。花兒都是好的。還是擺到我的書棹子上，誰要看，誰到我的屋子來。

老管家 還是小姐有心眼兒。

女 喂，喂，老頭子，你不高興嗎？我真高興呀！我這一天就不知道趕趁些什麼，坐也坐不住，好像

漂在水裏，只是流，只是流，身子輕得就跟一片葉子一樣。我方才到點心舖，還催了一趟點心，說就送來。我的胸口好像有個輕氣泡兒，說着說着就浮上來。我也就快樂起來。

老管家 小姐還忘了重氣砲哪！

女 是呀，我憂愁起來，比誰也快。可是今天你不知道我多歡喜！二哥訂婚，女的又是他心愛的好朋友，你說，還要怎麼好呢？我沒有見過這樣美滿的姻緣。

老管家 不怕小姐生氣，我不大歡喜。

女 嘿！

老管家 我不歡喜自由結婚；我上了年紀，我不懂什麼叫做自由戀愛。二爺訂婚，自然再好不過，可是什麼儀式也不舉，兩家什麼禮也不走，彷彿沒有這回大典，我看慣了大局面的人，實

在看不下如今這世道！什麼客人也不該，什麼親戚也不知會，只有你們學生來熱鬧，好像別人都合潮流，都在腦後梢子，那天我同老爺講，大爺的喜事在東洋過的，如今輪到二爺，那怕是訂婚，也得隆重些。

女 老爺怎麼講呢？

老管家 （嘆息）老爺老爺！

女 怎麼啦？

老管家 不怎麼，老爺只是笑，好像我是傻子，只衝着我笑，唉！

女 隨後呢？

老管家 他叫我把書房的花盆搬到院裏曬曬。

隨後他笑着，說今天給我一天假。

女 那你今天為什麼還在這兒？

老管家 我知道我為什麼？你們是一黨的，老爺

跟你們，老爺讓你們帶壞了，我為什麼要離開呢？二爺放定的日子，我上了年紀，一輩子過着幾回，我倒要經見經見，看看你們學生怎樣熱鬧，隨喜隨喜。歡喜，大家一齊歡喜，我這老奴才算得了什麼。有時我想，那舊世道就跟我這老管家一樣，老是老了，也追不上年輕的世道。可是做管家還非我老年人不可。

女 為什麼？

老管家 就跟聖人的舊道理一樣，雖說不時興，却頂牢靠，頂穩當。

女 不過沒有你，別人照樣活着，不是嗎？你好比

一根葦子，長在河心，到了秋深時候，結了冰，橫

躺下來，看見水不流，以為自己是水閘，擋住了

上流的水，沒有想到過了冬，春天來了，冰解了

凍，通知也沒有通知牠，就把這傲氣冲天的

老輩子捲了下去。你想，牠多傻呀！活着的時候，

水也許圍住牠的根，打幾個漩渦；可是等牠黃

了，連那點兒生氣勃勃的綠勁兒都沒有了，却

做夢凍了的河水是牠擋住的，不可笑嗎？

老管家 我聽不明白你的意思。什麼輩子，什麼

冬天，春天。

女 那叫做比喻。

老管家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女 我可憐的老頭子，小學生也比你聰明哪。我

進去了，我怕我的玫瑰快要乾壞了。老頭子，我

真歡喜（看着花）。這鮮紅的顏色跟血一樣！

跟紅寶石一樣（向內行，口內出聲：隱約成歌）

可愛的玫瑰——

噴香直往鼻子裏上哪！

錯過了機會，

心裏是懊悔！

（老管家傾耳聽了一句搖首，下。）

第三場

女（在內門側） 父長子（自內簷上）

父（向女） 我一聽，就是你從街上回來；你唱

得好不高興！看你這小樣子，夠美的！

女（向父） 聞一聞，噴香的花！

父 好香！虧你那兒買的！

女（向長子） 大哥，你替我想，那個主意好呢？

還是我把這捧花插在我的屋子，還是等同學

們來了，一人送一朵，插在他們的領襟上呢？

長子 這倒難住我了。也好也不好。放在你的屋

子，怕人說你自私；一人送一朵，花兒未免可惜。

你自己以為怎麼好呢？

女 我以為，我以為……（不作答，哼唱着，向內下）

可愛的玫瑰……

第四場

父，長子。

父 你彷彿很忙，輕易我看不見你。幸而不常出門，車由你坐着。萬一我出門，就得另外叫車。我想你今天不出門了罷？

長子 您要車用嗎？

父 看你這外交家一張口，就是花裏帶刺，車自然隨你坐，我不過覺得你出門勸，問一句。不是嗎？早晨你出門來的。

長子 早晨我到車站送行。

父 又是送行！又是哪位人物，哪位司令，離平南

下是不是我真聽夠了這些！在報上也看夠了這些！只見這些人物來來往往，在風塵奔波，不知底細，以為爲國辛苦，明白內幕，還不是縱橫捭闔，營私勾當。像這樣作官，我也懂得兩竅。

長子 哪兩竅呢？

父 一迎一送就是你們的伎倆。

長子 您既然曉得這些法門，您爲什麼不出山呢？以您的地位，以您的身分，可以給後生做許多榜樣。

父 以我這樣腐朽的材料做榜樣？好兒子，你實在是取笑我。現在不是作官，現在是混官，我上了年紀，沒有你們那份兒精神。拿我做榜樣？哪個人不是利用我掛在公館門前做招牌？我自大人老爺們的心思。想着我就生氣。有一天我對人講。

長子 您講什麼？

父 我對人講，像我們這種老頭子，就好比空了心的老槐樹，木匠遠遠一望就絕望，本來嗎，像不成椽，樑不成樑，橫有三人粗，不是正經材料。只有等着就木，到了冬天，打柴的劈下來，當柴火賣，賺一筆小嚼過。可是還有一羣麻雀，大天在樹枝子上唧唧，你想估一枝子，我想拾一杈兒。

長子 您以為那般政客整日飛來飛去，跟鳴雞的麻雀一樣。不過我也有個想法，就是老槐樹不懂麻雀的唧唧。

父 謝天謝地，用不着懂這種鳥語！

長子 鳥語也有鳥語的意義。

父 得啦，得啦。什麼意義？怎樣刮地皮，坑老百姓，然後巴結上司，養綠姨太太的門路，行屍走肉，

前清正亡到這上頭。現在一般新官僚，知道了潮流，有了世界眼光，於是聽不見刮地皮，只見經濟政策；聽不見逢迎上司，只見立場合作。骨子裏，哪個不在那兒營私舞弊？

長子 可是有例外。

父 有例外，自然，多得很。（含蓄地。）可惜！

長子 同您老人家，真難說話。另換一個人，不曉得您的脾氣，準以為您是新社會主義派。

父 又一個新名詞！好罷，隨我是什麼，只要不礙你們陞官發財的大道。話說回來，你好像又要出門。

長子 您知道，我很忙。

父 忙什麼？

長子 我都不清楚忙些什麼。

父 我明白！真可憐，自己都不清楚忙些什麼。晚

响臨睡多想，很有用，曾子的話是有道理的。

長子 我也常用腦筋。

父 用在什麼上面？

長子 就跟抽亂絲一樣，抽出那一條，順手理那一條。

父 今早有一個東洋人過訪你。你不在家，他沒有下車就走了。據說一口的北平話。

長子 (不安) 也許不是東洋人。

父 我沒有看見。是底下人說的。你要出門嗎？

長子 我出去走一走。

父 我並非不讓你出去走一走，不過我想那對

愛人快來了，你沒有見過你二弟的未婚妻，還有他們許多年輕朋友，你在家裏，大家一定很歡喜的。

長子 我怕見那些年輕人，說起話來，語無倫次，

再加上手舞足蹈，令人不知道怎麼應付才好。

父 可是你也並不老！(譏嘲地。) 呵，我忘了，你

是官大人！作了官，原本是人，也跟人親近不得。

我很愛他們那羣同學，聽他們談論，我這乾皺了的皮也潤適起來，彷彿一股子新泉水，流過

我這枯了的老根。還有什麼能使一個上年紀的人快樂，忘掉一生的憂忿呢？看着那些年輕

人，不由自己覺得還沒有白活了一世：看着那

希望跟熱情就像一園子的鮮花，在我這昏花老眼前開遍了。聽他們暢論古今，不知天高，不

知地厚，不由我忘掉人間還有醜事……

長子 (微笑) 還有我們這種官僚。

父 對！對極！這是你自己說的。我常講，作官第一要臉皮厚，別人不好出口的話，自己出口。不知

者還以為是清官。

長子 我並沒有積蓄。

父 因為你的官職不大。(換題。) 你不能不出門嗎?

長子 您曉得我出去要會一位客。

父 今早那位東洋人嗎?

長子 奇怪! 你怎麼一口咬定是東洋人呢?

父 難道不可能嗎? 你太太是東洋女人, 你舅爺

是東洋人, 在本天你還應酬東洋朋友, 難道北

平就不許有一位東洋朋友拜望你還是到了

北平, 你就另換了一個人, 不認你的東洋朋友?

長子 我知道您不歡喜東洋人。

父 奇怪! 爲什麼你一口咬定我不歡喜東洋人

呢? 我的大兒媳是東洋人, 父子息息相關, 你的

親戚是我的親戚, 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不對

嗎? 也許因為我不靠外國人喫飯, 你知道, 我上

了年紀, 壞了胃口, 塞不下生硬的洋點心。難道是因爲我當年在劉公島打了敗仗, 被日本打了一個落花流水, 所以不配做日本的親友? 那有什麼法子? 多少年了, 我願意打一個勝仗的, 可惜沒有機會。機會都讓你們祕密外交送了終。所以我退休, 我是醜媳婦, 我藏在家裏, 好比鄉下的土布, 扔在箱底, 免的擺在浮頭, 丟了你瑣瑣絨的體面。

長子 您一肚子牢騷, 順着我傾盆而下。

父 你們聽慣了後庭花, 我就這成了牢騷。

長子 真的, 我要出去一趟。對不住二弟, 您代說

一聲, 回來我道歉。(向外行。)

第五場

父女(略談上)

父 (獨語) 他聽不進我的話的。我明白。他還

以爲我看不透他。鬧什麼鬼，不成材的東西。活到我這樣年紀，什麼我看不出來呢？究竟我做爹，上了年紀，不說沒有心情，先懶得過問。不過我這嘴，誰也禁不住胡扯兩句。

女 (在內門側) 爹爹真怪，一個人唧唧什麼呢？他們還沒有來嗎？該是時候了。

父 我想快來了。你大哥出門了。

女 也好。

父 怎麼也好呢？

女 他要沒有事，也不出門。再說不願意在家裏，也是出門好。

父 可是我想攔住他的。中堂發暗，眼梢發青，我看他的氣色有些不正，所以我想藉口你二哥的喜事，不讓他亂跑。

女 您倒是一個算命先生。

父 是的話，就好了。我也不用替他擔心。

女 大哥是很忙的。

父 忙些不正經事。我甯願他在任上，少這樣瞎

跑，瞎地做些不明不白的勾當。

女 他在奉天住了，您又想他！

父 呵，這就是做老人的苦處！(坐沙發上) 我

倒願意他馬上回奉天去。

女 您好像不高興我大哥。

父 唉，不高興有什麼用呢？是子女，我一樣看待。

子女好，我有好的款待；子女壞，我有壞的疼愛。

多一個子女，多一條心腸。

女 爹爹就這樣好！我二哥的親事，我先還怕您

不樂意，那可就苦了他們一對情人！

父 我只圖子女一個幸福。你們母親去了世，只

要你們快樂，我就快樂。不過我並不全由你二
哥做興，女家那面我早採訪了一個清楚；你二
哥做他的愛，我老人家盡我的心。要是我反對，
仍是爲了他的將來。

女 (深深作禮) 謝謝您！

父 (笑) 你這壞東西！(感傷) 有時我想，人
是很傻的，用盡心血，絞盡腦汁，結局仍是一個
浮雲幻月。所謀爲何？爲自生，自生有限，壽不逾
百，死後不過六尺之地。我小的時候，很可憐，腦
裏就是一個功名思想，進秀才，中舉人，臨了進
士落第，無意中讀到幾篇新文章，覺得字字珠
璣，不由引動心頭感慨，進了水軍學堂，想在海
軍方面有番作爲。接着甲午之戰，打了一個大
敗仗。逃回來，又作官，官作大了，看看風勢，又革
命；作官再也作不下去，就下了野，爲一逍遙局

外之人。清夜捫心自問，一生做過什麼事，值得
如此這般熙熙攘攘？攘攘沒有一件事值得紀念。

女 (倚父傍) 爹爹！

父 一輩子也沒有經見幾件快心的事！有時我
問自己，所謀爲何？案輿沒有知覺，是飛禽，是走
獸，是頑石，是枯木，倒也安然！然而人是人，就
得做一番事業，不說頂天立地，也得問心無愧，
才算沒有白到人世走了一遭。可是這不容易，
一者要看機會，所謂時勢造英雄；一者要看個
人，所謂英雄造時勢。英雄不一定要有名，有名
不一定就是英雄。像我這樣的人，沒有名，也不
是英雄。哎！誰也沒有辜負我，是我辜負了我自
己。(難受) 我這才叫白活了一輩子！一輩子！
女 (屢欲言而屢中止) 我聽見好些人的聲音，
該是他們來了。

第六場

父、女、衆男女學友（自外上）

男甲（向內探首）主人們在嗎？

父（起立）呵呵。

男甲（向前行）客人來了哪。

父呵呵，歡迎！歡迎！

女就是你一位嗎？

男甲（向外指）都藏在那兒！

父（高聲）請進來！請進來！

餘衆（忽如春雷，放聲而入）誰說我們在藏着？

在藏着？

父歡迎！歡迎！

女歡迎！歡迎！

女甲 你們的老管家真有趣，不傳稟不放進來；

我們一下令，就一擁而入，把老管家急得只是叫：沒有王法！沒有王法！

女乙 我們的代表呢？

男甲（向衆）排齊了！聽我致詞（向父，莊嚴地）

我們先問老伯近來好……

父（笑）不敢當。其次呢？

女甲 其次給您道喜呀！

父 領情！領情！

女 我很不滿意你們這羣客人。

衆 爲什麼？爲什麼？

女 你們也不問我好，也不向我道喜，眼裏就沒

有我這女主人。

父（代衆向女道歉）就算委曲了你這女主人！

男乙 主人還不齊全呀！唱戲沒有主角兒，我們

這夥打旗子的也下不來台呀！

父 主角作愛去了，想必快回來了，戲是有的唱的！

女 請坐好不好？

男丙 好些天沒有見老伯，老伯的氣色更好了。

父 託福，託福。

餘衆 我們前演說家亮嗓子了！

父 （向男丙）不知閣下是大演說家，真正屈尊。

男丙 （窘迫）聽他們誹謗！

女 是演說家，不好嗎？

女丙 他有一篇很好的演說詞，預備一會兒說的。

男甲 你怎麼曉得得很好呢？

女丙 如果不好，莫非你的比演說家的還好嗎？

父 好一個針鋒相對！

女 我不能先聽一聽演說家的演說詞嗎？

男丙 不是演說，是一篇文章。

父 大作嗎？那更得拜讀。

男丙 老伯！

父 當然先睹爲快。

男丙 我簡直無地自容。

餘衆 現在先露一下子來來！

男丙 等那對情人來了罷。

女 好文章百讀不厭的。

男乙 壞文章一讀就厭的。

男丙 （向男乙）謝謝你，你太恭維我，其實是

不讀就厭的。

父 不能先賞我拜讀一遍嗎？

男丙 根本沒有做，就沒有稿子，只是他們欺負我。